

目 录

- 一、战斗在西、临、郾.....王纯才 1
- 二、砸衙门.....晁凌音 崔仲兰 11
- 三、冯玉祥主豫期间临颍县政改革.....阎理之 18
 - 1、临颍县天足会的公启.....杨海泉 22
 - 2、薛灿离办女校.....晁凌音 24
 - 3、临颍县理门公所的来历.....王德章 26
 - 4、回忆“洋”字当头的时代.....晁凌音 28
- 四、抗战时期的县长褚怀理.....李子安 31
 - 1、野鸡郭农民捕获日本侦探记.....夏绍禹 37
 - 2、闲谈重庆宪校三教官.....李中波 40
- 五、褚怀理事两则.....王德章 43
 - 1、廉洁的宋鸿昌.....杨海泉 宋鸿展 45
 - 2、联保主任吕振铎.....张子叔 49
 - 3、回忆先父刘国斌.....刘景禹 52
 - 4、掖县刘县长德政碑.....潘富安 54
- 六、起义前后纪实.....徐建铭 57
 - 漫谈蒋、韩明争暗斗.....李凌霄 64
- 七、褚怀理重视教育工作.....李子安 72
 - 薛培与临颍教育.....姚颂年 75
- 八、回忆黄仲渊.....阎理之 80
 - 1、忆王郁文老师.....徐建铭 83
 - 2、杨天白老师生平.....杨永彬口述魏根生代笔 85
 - 3、安子才事略.....杨海泉 90
 - 4、巩思温轶事.....巩守志 92

5、我所知道的张光甫	张晓波	96	
6、忆金粹璋先生	孙永喜	100	
九、临颖县城解放回忆	宋铭周	104	
1、回忆商桥解放	李子安	104	
2、董鑫竞选“国大代”	谷秀第	107	
3、茶壶“工程师”	姚颂年	109	
十、国民党临颖县党务训练班概况	阎理之	112	
1、临颖县的孤子训练班	祁明昌	114	
2、回忆在法文学堂读书	李琪	116	
十一、基督教传入临颖	程代章	洪利民	118
1、回族来颖年代考	洪利民	125	
2、台湾释湛峰法师简介	寇培烈	129	
十二、民国初年临颖匪患	李留根	131	
1、通匪窝匪的姜金木	黄福掌	134	
2、忆焦桂轩维持地方治安	徐建铭	137	
3、三人井	黄岐周	141	
4、民国时期临颖农村匪祸两例	李德普	祁明昌	143
5、寇子靖轶事	寇永定	146	
十三、卜超告御状	杨海泉	152	
1、粟地碑	潘富安	154	
十四、杨五智斗陈九	杨海泉	156	
1、车家武术	张玉根	159	
十五、寇老五义务行医四十年	寇培烈	161	
济世名医潘鸿儒续补	潘应坤	164	
说唱临颖十八景	晁金斗	遗作	166
对临颖文史资料第二辑			
《陈晓楼与书法》一文的订正	刘景高	168	

战斗在西、临、鄢

王纯才

我们南下工作团一行四百三十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纵、九纵的护送下，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进入河南，开辟新区，后经中央决定，将我们分为四个中队，两个中队去淮北，两个中队留河南，我和部分同志分配到许昌地区，不久就来到当时地委驻地鄢陵县报到。地委书记王其梅，副书记史向生，专员李庆伟，组织部王干事（王其梅的爱人）领导我们学习并介绍了各县游击战和干部分配情况，最后，公布了地委决定的人员分配名单，分配到西临鄢县的有这几个人：蒋恒任农协副主席，詹荣章任财粮科长，姚大印任黄莲城区副区长，王纯才任王岗区委副政委，张鸿儒任王岗区组织委员，李成昉任财粮科副科长，韦树屏负责税收工作。没有公布职务的有宋廷英、姜建新、徐兰苹、李俊英（女）、老牛、王丰瑞、陈耀章共十儿人。当时县政府没有固定驻地，有时在陶城，有时在逍遥镇。我们到达时县政府驻逍遥镇。当时领导人是宋绍明政委和副县长张仁甫。我们到职后，县领导决定全部集中在逍遥镇，作发动群众的试点，连逍遥镇的干部合在一起，分组包片，访贫问苦，个别谈话，进行阶级教育，在当时形势下，农民害怕敌人回来报复，只好用个人交朋友的办法，个别串连，找苦大仇深的户。深挖敌人和枪支弹药。因为群众觉悟不高，处处都由工作组带头包办一切，起出枪支交给民兵。在深挖敌人的时候，有少数积极分子知道大恶霸镇长

刘平生隐藏在他家暗室里，群众不敢下手，由工作组带领区队把刘平生逮捕，押在区里，群众才敢公开大量的揭发刘平生的罪恶。两天后，通知道遥镇附近村庄，在道遥镇开公审大会，宣布了大恶霸镇长刘平生的罪状，后将其处决了。

在五里常村搞生产救灾和减租减息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县委分配我带领一个工作组驻在五里常村，搞生产救灾和减租减息，提高了群众觉悟，建立了农民组织，选举了天爷庙村的赵全担任行政村长，徐庄的徐二狗担任农会主席，王庄王石头担任民兵队长，马金善担任会计。这一运动对农村震动很大，王庄大地主带领全家逃跑。我们就发动农民协会没收他的财产，分给群众。把牲畜、农具、衣服、粮食，根据阶级情况，首先分给贫农、下中农，填坑补缺。不久因敌军骚扰，我们撤出了常村。

二 次回五里常村

敌人被击退后，我们决定再回常村看一下那里的情况如何，到了徐庄，见到会计马金善，积极分子徐公合（外号徐六扣），民兵队长王石头。他们说：这次事变是因为地主的狗腿子孔令梅混进我们民兵队伍，探听情况后，往老窝镇勾引保安团，企图来消灭我们，敌人进村后，打死了行政村长赵全和农会主席徐二狗。解放军把敌人打垮后，狗腿子孔令梅躲到南地瓜棚庵里柴草下被民兵抓住，请示了区政府，把孔令梅绑到被敌杀害的好干部赵全、张二狗坟前枪决了。我听了

他们的汇报，心中痛苦不堪。我鼓励他们，以后要特别提高警惕，照顾好烈士家属，巩固胜利果实。我告别了常村，回到了县政府驻地道遥镇。

当晚县委和县政府、县大队警卫连驻仓头。次日早饭后开会，调整人员，决定驻地。县大队驻陵头岗，县委驻陶城东周桥，我带领县委工作队十几个人，有一支冲锋枪，十二支长枪，于当晚进驻仓头北三里皮庄。次日往陶城东大寨开辟工作。

一 次 误 会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我和工作队十二人驻仓头北皮庄，那里是黄泛区，群众没有房子，都是住的小庵。我们工作队就在群众的柴草垛根扒扒住下。在小庵子的门口有个猪窝没有猪，我就住在猪窝里。晚上通信员二人站岗，他们在仓头杀了一匹马，炊事员借群众的锅煮马肉吃，当夜下三点时，县大队侦察排看见有灯光，摸着走了过来发问口令，通信员回答：“工作团”。他们误听是保安团，就把二人抓住询问：“你们的人在哪里？”他二人答：“在这草垛根”，这二人被捆起来，用手巾塞住嘴放在一边，就搜我们的枪支，此时我在猪窝里，有两个人把枪对准我，命令我交枪！我说：“没枪”！我用手抠手枪，连响两声，我猛跑出去了，这两个人向我开了两枪，我往芦苇坑里一藏，他们不敢下坑找我了。我的鞋、袜子全湿了，脱下来，芦苇茬子刺伤了我的脚和腿，可我也不知道痛。待到天明，我从坑里出来，迷了方向，看见一个侦察走来，他问我口令，我答：“五团

战士走掉队。他说他是县大队便衣侦察。他要我和他一块去陵头岗，现在仓头被保安团占了，走晚了有危险。我头上无帽子，脚上没鞋袜，裤子湿到腰上，衣服冻得挺硬。从皮庄到陵头岗，十八里路，走到还没开早饭。我碰见区长姚大印同志，一见面又亲热又想哭。他见我那副狼狈样子猛一惊？问我怎么这样？我说：差一点不能见面。我把经过一说，他赶紧拿帽、鞋、袜让我穿上，又一块到大队部。政委侯振明在北屋烤火，我看见我们的武器，冲锋枪都在那里，才知道夜里是闹误会。早饭后，侯政委派一个连队和逍遥区中队，由李学文区长带领返回皮庄，找自己的人，可结果这部分人早已跑到陶城东大寨去了。

二 次解放临颖

一九四八年元月，麦苗齐脚深，临颖县城驻的是国民党杂牌军，连同县政府保安队和麦牛队（壮丁队，因吃摊派农民的麦，群众叫麦牛队）总共一千多人，我们准备攻打临颖。调配的兵力有军分区一个营，西临鄢县大队的三个连三百多人，有八挺机枪，由高大队副，宋政委带领；黄连城区队四十人，一挺机枪，由区长黎恩明带领；黄家宣组织委员帮带队；鄢陵县大队三百人，机枪六挺，望田区四十多人，机枪两挺，赵政委带队，还有王纯才、张鸿儒，肖自德。这次军分区司令亲自指挥。军分区主攻东门，临颖县大队和黄连城区队攻南门和西门，鄢陵县大队攻北门；王岗区队、望田区队找木头、门板搭吊桥。下半夜开始攻城。当时城内敌人发觉了，哇哇叫，打梆敲锣，就是不敢往城外打枪。最后指挥下命令，吹进攻号，城内敌人也不敢抵抗，赶紧向城西、南逃

跑，顺铁路线往小商桥跑去。我们从四门往里攻，到东街东头俘虏了许多麦牛队，把他们拘留到东城隍庙院里（现在剧团住址），由我和黎恩明、黄家宣负责审查，凡是放下武器的麦牛队，审查后释放回家，有些军官被军分区带走。这次战斗，我军伤亡不大，临颍县大队三连机枪班长李文玉牺牲了（扶沟县红花集人），鄢陵县大队牺牲一个战士。国民党保安队被打死五、六个人。停了五天，县大队又通知我们往临颍，由王岗和黄连城区队同去取枪，我们区队到城内鼓楼东边路南饭馆休息，区队带一个犯人领路，在鼓楼东边路北一个院子里的土井内捞出了五支枪。

到王岗区工作

一九四八年元月，县委闻政委说：“此地是黄泛区，群众生活很苦，你们到王岗区开辟地区，上级支援你们。”我到王岗区以后，同干部交谈，区里主要干部有：张鸿儒组织委员，肖自德是区长，管理员是郭尚明，青救会主席是任纪纯还有两个排长共合三十二人，机枪两挺。据介绍王岗原有一百多人，因人员素质差，家庭观念重，战斗力不强，多数自动散伙回家去了，到我们来时仅剩三十二人。我们讨论决定，先到追岗集（鄢陵县境）。今晚就到那里要粮，解决生活供应。我们从马庄出发，傍晚五点至追岗集，叫开保长门，进去烤火，我和通讯员去西门外集上看看，天刚蒙蒙亮，集上有卖豆腐的、卖青菜的，摆小摊的，他们看见我们，惊惶失措，准备逃跑，我们又向前走，往大堤上一看，黑压压的人，一眼望不到边，如潮水般的向前涌。我立即跑

回来，吹哨集合，可是敌军包围了我们，我们的机枪手从衙心往西射去，掩护我们向东南撤退。因敌强我弱，敌人占领大堤和通往逍遙的公路，我们走荒坡水沟，因黄泛区沟多、水多，下身衣服都蹙湿了。张玉甫副区长裤子脱下，只穿一个裤头，有的背包都扔了。敌人是九个县政府和一个专区的保安团，从扶沟开来的。因后边有我们华东野战军追赶，他们无法过沙河往邓城寨去，我们往东南跑到黑树李绕东北拐回来了，连逍遙镇一部分敌军也被野战军赶走了。由于野战军的帮助，土匪、保安团很久未再敢来捣乱。

在平宁城工作

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平宁城开展减租减息，借粮救荒赎回土地工作。区里主要成员王纯才、张鸿儒、任纪纯、郭尚明及其他人员共二十多人。群众发动起来，建立政权架子，乡长卢贯，队长卜文献，农会主席刘国献。当时这里水灾严重。那年二月间阴雨多，群众生活困难，没吃的，没烧的。天晴时群众挖野菜和麦苗，打谷圪塔，早上，中午就有吃的烧的，若是连阴天，没吃的烧的，只好躺在床上睡觉。我们首先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阶级教育，贯彻减租减息，因为地富出租放债剥削程度不同。其次开始赎回土地，原因是一九四二年灾荒时期，很多群众吃地主一升二升粮食，庄、地就被作了去。贫下中农提出赎回是合情合理的，开明地主也有主动退地的。第三借粮救荒，有粮借粮，无粮借钱。这年春荒时期，借细粮四万多斤，粗粮一万六千斤，银元壹百多块，不仅使群众度过了春荒，而且培养了骨干和积极分子，

其中当区干部和参加区队的就有五十多人。

枪决地主卢凤昌

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大地主卢彬的四弟卢凤昌，在扶沟县干保安团，他曾勾结地霸杀害我革命干部卢中堂，又暗地回来想杀我工作干部，被贫下中农发觉，报告区政府，我们把他抓了起来，群众一致要求枪决他，报请县委批准，决定次日执行。我们把这一任务交给通信班去执行，并要求他们第二天一早先把卢凤昌枪决后，再去开会。次日早晨，区队提前到宋老桥，在那里吃了早饭，等候通信班同志们一起去河东堤王开会。早饭后，我站在门外听平宁城的枪声，不多时，听见一连打了好几枪。我心里有点生气，认为他们浪费了子弹。又一听，枪声越来越多，越响越近，想到同志们可能在平宁城被敌人包围了，我和区队带着机枪去解围。到柏树坟前，望见保安团很多人追赶通信班和民兵（共二十多人）往北跑，从麦地里拉着往宋老桥南地跑。我们区队和敌人接火打不多久，看到敌军过多，就从宋老桥过滑泥河到县大队驻地。我区队与县大队合并，站在河东岸大堤下截击敌军东进，在河堤西边打死了几个敌人。战斗到下午五点钟，敌军突围，我军后撤往东，敌军往鄢陵扶沟方向撤走了。不几日，我们仍回平宁城了解情况，据同志们介绍这些天乡干部和积极分子白天生产劳动，夜里在麦地睡觉。敌人进村时，干部家里的柜箱，锅、碗、盆、罐都被砸坏了。枪决卢凤昌时，敌军企图劫案但没有得逞，卢凤昌被我们枪决了。此次，村干部的家庭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失。

捉拿贴条子的土匪

一九四八年四月份，区中队扩大了，平宁城人在区队里占多数。如卜国林、卜国玉、卢广、刘文喜、吴林等都是骨干，还有坡李李全海、宋石根都参加了，区中队扩大到八十多人，由汤有干区长带领。我同区委几个人有时驻水牛宋，有时驻安庄、安郑、杨裴城等村庄。

土匪贴条子是群众最憎恨的一种敲诈行为，有一天，土匪贴条子要杨裴城某户22亿，一百块银元，限三天交齐，若交不齐放火烧家，交款地点在瓦店桥西龙王庙，以划火柴为号。被贴条子的人家苦闷发愁。我们每夜都出去捉拿贴条子的土匪。在瓦店桥西五里河南岸站岗，当土匪来接款划火柴时，我们立即把他们抓起来，被抓住的有裴春彦、晁海正，崔小昌，还有一个企图逃走的土匪被区队打死在瓦店桥南头。被抓的三个都是惯匪，区队把他们带到杨裴城北街地主谭珠家东院，吊起来审问。他们供出有瓦店谭××，晁××水牛宋的宋××和盆张的张××。经县委批准将裴春彦、晁海正，崔小昌等三人在杨裴城南门外枪决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通信班和区中队肖自德同我一起住在杨裴城。一天早饭后陶庄人向我报告，贴条子的土匪到陶庄要款子，我们派人用一挺机枪堵住瓦店桥出路，由肖自德队长带领区队包围陶庄，捉住土匪陶××，把他押在地主西瓜皮家的灶火屋里。通信班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夜里轮流站岗看守土匪。到两点后，他把绳子弄开，手拿菜刀逃跑了。没逃多远被几个青年发觉，拿着枪撵上去又抓回来，用

铁丝捆起来打。第二天早饭后，把他从水牛宋押送到县司法科，并说：“让回老家享福去？”他认为是枪决他，往地上一躺不动了，张大嘴哭着求饶。这几个青年用绳子拉他走，后经司法科教育释放了。

在岗口赵剿匪反霸

一九四九年初，西临鄆县政府撤销，临颍县恢复原建制、县政府由农村进入城市，临颍县局势稳定。我们的工作由游击式转入主动剿匪反霸斗争。区政府吸收社会青年，帮助政府搞好支前和征粮工作。区政府工作由汤有干区长和张玉甫副区长领导。郭尚明、宋廷英、姜建新由区中队副队长肖自德带领，往各乡征粮。我们区委和县委分来几个工作人员住岗口赵。从前是流动性，现在变为固定性。辖区西至巨陵前后张刘庄，东至王岗、宋老桥、水牛宋、杨裴城、韩场、谷场；北至湖里曹。各村抓住的土匪恶霸都送到岗口赵。如湖里曹的大恶霸曹子万，王岗镇原镇长宋敬斋的兄弟宋海勋，东郭庄的地霸郭四纯，杨裴城地主晁心改，水牛宋的地主西瓜皮和土匪，善庄滕地主滕泗河，善庄阎土匪阎正恩，拐子张、王庄、灰岗双楼村的土匪等，另拐子李、巨陵、韩窑等村的土匪，朝阳观、英主、齐庄地主王富松、土匪王德纯、齐保聚、岗口赵的土匪恶霸赵黑妮、赵英甫、赵德正，赵留灿，还有大地主大恶霸赵东海的五个儿子和孙子，大儿子赵麻子、赵二、赵三，赵五和孙子赵克忠、赵克定都抓起来了，集中 在岗口赵看押。

第一步清查土匪的枪支弹药，进行政策教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主动彻底交待放回无事。地主赵大麻子的三

支枪、子弹、银元，元宝都是通过互相帮助才交待出来，对顽固不化的，民兵把他吊起来。如王德纯被民兵吊过几次，并糊高帽子叫土匪戴上游乡，民兵敲锣打鼓，叫土匪坦白交待，每到一村，群众都跑出来看。拐子李唱大戏，我们趁此在台上宣传政策，要土匪坦白交待。有一天早晨，我们把土匪带到巨陵店集上，集上的人把土匪围了起来，让土匪交待罪恶，他们交待了抢罗庄群众的被子，将人家的锄子。正交待时，罗庄一个妇女上去打土匪的脸，我们不叫打，她就往土匪脸上吐唾沫。并揭发说：“赖种们，真叫人恼恨，天这么冷，他把被子揭去叫人赤身露体，还捋胳膊上的锄子。”另一个土匪坦白抢娄庄货郎担的布疋，当群众拥上去打土匪时，我们命令民兵将土匪带走了。后经县政府批准，将土匪阎正恩枪决在岗口赵西南路上。

斗争大恶霸大地主赵东海家

岗口赵的赵东海，是城东北最大的恶霸地主，他有钱有势。出租土地，放高利贷，吃一斗还二斗，剥削手段毒辣，他还乘人之危霸占人家产业。贫苦户死了人没有钱买棺材，他做的有棺材，用了棺材，没有钱还他，只有把土地或房屋作给他。本村姓赵的贫苦户，连蒙龙城姓赵的，都被他霸去了产业。过荒年没吃的，他借给三斗二斗，就得把地作给他，没有地就得给他干活，他就这样巧取豪夺霸占土地两千多亩。被他灭门霸户，逼死人命，死亡绝户好多家。开斗争会时，通知方圆十以里内的村庄，凡属他的种地户都参加斗争会，

控诉人上台揭发赵东海血淋淋的罪恶事实。通过斗争，挖出他家底财有元宝两个；铜元两麻包；银元数百块。把他的儿子县参议员赵修齐送县，在西北大操场开罢斗争会枪决了。

一九八七年四月写于临颖

砸 衙 门

崔仲兰 晁凌音

前 言

反“布厘金”运动是清末临颖县的一次反封建的农民运动，这次农民运动拉开了临颖广大农民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序幕，在推翻清朝帝制的斗争史上占着一定的地位。

反“布厘金”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民国五年出版的临颖县志上，只提了这么两句：“蒋世芳……改车马章程，更定差徭，事成致起风潮。”而对县官蒋世芳更改的车马章程却全部记载下来。这种对史料轻重倒置的写法，必须加以纠正，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给以正确的评价。

反“布厘金”运动，距今已八十四年了。参加者早已作古，无从寻访，目睹者也幸存无几，这些老人的下一代人只能说是耳闻者，至少也都有七八十岁了，除了这些活资料外，文字记载的很少。笔者为反映这一农民运动的史料，曾数次到运动的策源地——皇帝庙和瓦店一带，遍访各村老人，现把走访所得，加以整理，敬希读者，多加指正。

反“布厘金”运动的爆发

清朝初期，我国封建秩序曾受到李自成起义的冲击。清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实行让步政策，一时出现了“康雍之治”，临颍农民也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生活。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相继侵入我国，临颍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除受本国封建地主的剥削外，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光绪二十七年，县官蒋世芳到临颍上任，第二年以制定车马新章程为名，按地么，每么增派三十文，随粮征收名曰“差徭”，这样全县农民除完粮外，凭白又多增加了两万一千串钱的负担。

“差徭”以外，其他方面的捐税也都较前刻苛多了。有的是新立名目，有的是原税加重，如婚葬、养猪、养鸭、养鹅、织布机、纺花车等都得出税，连闺女不缠脚，也得出大脚税。真是无户不捐，无物不税，无止境地榨取人民血汗，因而激起了广大农民无比愤慨。

早在明朝中期，织布纺花这门手工业，就在临颍城东南一带发展起来了，所织布匹销路广远，从陕山二省前来布客，云集临颍，城内东西大街布行林立，到了清朝末期，临颍布业日益发达，这是临颍农民在农村破产无以为生的情况下，仅有的一线生路。蒋世芳到临颍后，看到临颍布业发达，有油水可捞，就把“布厘金”税当作税收的主要来源加到纺花织布的农民头上了。由于棉布畅销一时，临颍织布纺线者越来越多。特别是临颍城东南，各村各户，家家纺线，户户织布。

织布地窖布满了村头庄里，每个地窖里放上十来张织布机，冬暖夏凉，农民们夜以继日地纺线织布。一个地窖有一个“买办”，为这个地窖里的织布农民买线卖布，交纳税款等各项差事，以便织布者专一操作。一个地窖里几张机，一张机一天织几匹布，税收人员加以统计后，每个月向“买办”征收布税，在当时，称为“布厘金”。

纺花织布，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生产者日夜操劳，好不容易用血汗换来几个钱，怎能负担起有增无减的布厘金税？真是提起“布厘金”，人人都伤心呀！时至光绪三十年，广大农民以更改“车马新章程”的公布激起人民的反抗。于二月十四日爆发了反“布厘金”运动。

衙砸门的由来

当时临颍纺织手工业遍布城东、城南，尤以城东三里头、双庙、五里头、蚕姑庙、锅牌陈、七里头、中岳庙、翟庄、长坑王、叶庄、十里头、魏墩、前徐、后徐、小王庄、小杨庄、大李、上坡高等村为最发达。其中，双庙、五里头、前徐、后徐等村是反“布厘金”运动的发起者，双庙村的织布“买办”王中秋，联络各村布机“买办”，各庄“庄头”，原计划全县各村统于光绪三十年（一九零四年）二月十五日进城找县官请愿说理，希望经过这一行动，迫使统治者让步，减免苛捐杂税，但遭到官府拒绝，因而群情激忿，城东农民提前一天，于二月十四日拥进县城，于是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农民反“布厘金”运动。各首领事先把进城农民分成许多组。双庙、锅牌陈、蚕姑庙、七里头、五里头、中岳庙、翟庄等村为一组，由双庙的王仲秋率领。李化宇、小杨

庄、魏墩、大李、大庙张、前徐、后徐等村为一组，归小杨庄杨海泉率领。小王庄、秦庄、彭庙、下坂高等村为一组，指挥人是小王庄的张法显。打壶赵、大张庄、安庄等村为一组，由打壶赵赵轩指挥。各组统统由上坡高潘海清指挥。

农民群众手持叉把、扫帚、锄头等农具，肩扛纺花车，推着织布机进城交给县官，以示罢织罢耕。当大批农民走进城门时，扛旗者把大旗插在东门城楼上，直奔县衙。县衙里所有人员逃跑一空，进城的农民冲进衙门一看，人都跑光了，无处说理，心中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见啥砸啥，他们把大堂二堂公案砸个粉碎，各室门窗打得稀烂，连蒋官乘的轿子也没有放过。城东农民砸完衙门刚走不到一个时辰，城南农民也进城了。

城南进城的农民，多善拳术，他们以皇帝庙为中心，参加者有八东村：前张、后张、邓庄、袁庄、阎庄、拐子李及藏庄；西八村：沟西、前赵、后赵、介桥、王庄、马庄、坡高、邢庄，还有影台寺、李小坡、薛庄及石佛陲等村，他们于二月十四日上午，在皇帝庙庙里集合。

上午11时，大批农民由拐子李‘庄头’阎彪和影台寺‘庄头’张文罗二人扛大旗，前张、张罗锅负责城乡联络工作向县城进发，他们冲进衙门，知道城东农民已走，皇帝庙农民跳上高房，把屋脊瓦兽推翻在地，临走时，路过南大街，痛打了劣绅赵烜砸掉了他家门楼上的五脊六兽，（因赵烜是修改车马章程和制订苛捐杂税的主要参与者）。

“安民告示”的背后

当东乡农民队伍进城时，衙门里人员逃之一空，县官蒋

世芳见事不妙，只好从县衙后门出逃，藏在堂后街一老百姓家。当农民队伍来搜查的时候，蒋世芳藏在红薯窖里，窖口放一盘石磨，磨上坐了一个纺花老婆，才蒙混过关。晚上，蒋世芳由堂后街转移到西街耿鑫的布店里。一连数天，不敢露面。接连几天，四乡农民进城示威者，络绎不绝。蒋官为了欺骗百姓，派人在城内贴出了“安民”告示。群众见到告示，看到官府有意减免苛捐杂税，认为运动获得了胜利，便都偃旗息鼓，自动离开县城回乡了。这些老实农农民却不知统治者用的是缓兵计，玩的是一套欺骗伎俩，在“安民”告示背后还蕴藏着血腥的镇压。运动的各乡领导人，上了当，受了骗，还蒙在鼓里，以为得了胜，都聚集在城东五里头，演戏三天，以示庆贺。

反“布厘金”运动平息后，统治者便调兵遣将，准备血腥镇压农民运动。首先，撤了县官蒋世芳，又派一个心狠手辣的王铎来接充县官，王铎外号“王老虎”。他到任后，首先扩充捕役班房人数，残酷镇压这次群众运动，对农民下了毒手，张牙舞爪地扑向农村。

捕役们以搜查县衙里的遗失物品为名，到各村挨户查抄，稍有嫌疑，即逮捕送县。所捕人中，“买办”、“庄头”全判死刑，一般参加者，也都得坐“老虎凳”，躺“好汉床”，惩治得死去活来，最后，花很多钱始可取保释放，为此，倾家荡产者很多。

在一个时期内一到中午，三声炮响过后，被判“死罪”的人，押到大堂前边，带上木枷，然后把脚下站板抽去，脚不沾地再用大石块坠在脚脖上，不几分钟，人就坠死了。当时，城南城东一带各村，一时大乱，来不及逃的，都被拴进城去。捕役